

面朝大海

老郭 / 著

著名作家郭小东作序推荐，
老郭《生死海关》之后的
纯「生活流」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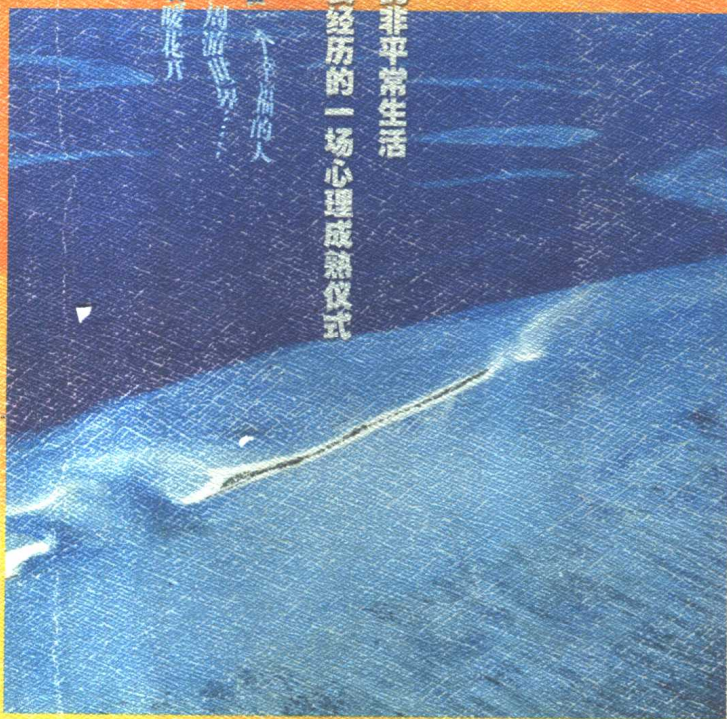
灰色状态的非常生活

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场心理成熟仪式

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

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……

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



VOLUMES
PUBLISHING COMPANY
万卷出版公司

面朝大海

老邪一著



VOLUMES
PUBLISHING COMPANY
万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面朝大海 / 老那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04.6 (万卷原创文学书系)
ISBN 7-80601-523-X

I. 面… II. 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01372 号

出版者: 万卷出版公司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编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48

E-mail: hbzbs@mail.lnpgc.com.cn

北京市金红发印刷厂

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
幅面尺寸: 787 × 640 mm

印 张: 19.5

字 数: 280 千字

2004 年 6 月 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丁建新 佟晓波

特约编辑: 贾世海

责任校对: 孙明慧

装帧设计: 歪豆工作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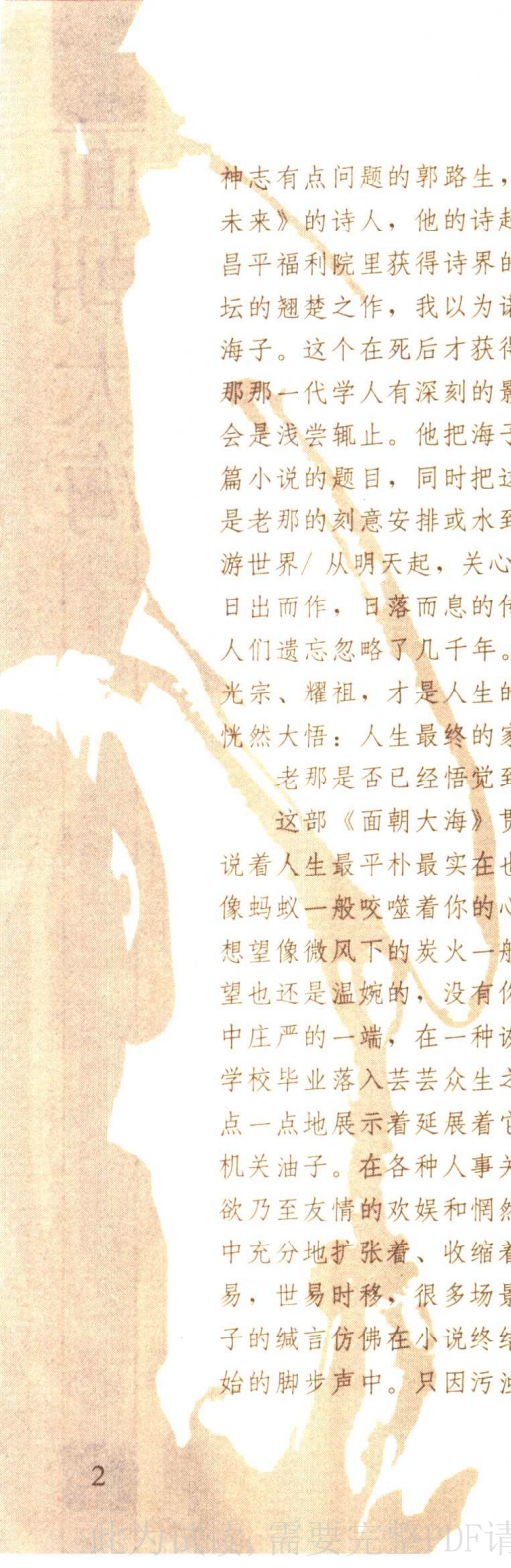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 24.80 元

序

老那并不细致。他理平头，开着一辆面包车，不太会喝酒，但和朋友一起吃饭却常常梗着脖子喝得脸通红，他不会推辞也无法推辞或许根本不想推辞。他言语不多有些木讷心中却明白得很，而且很周到，很实在，全无半点花哨。

十余年过去，老那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海关，至今仍在海关。他钟情于写作，白天在办公室里转，业余有许多应酬，可还有时间写作。已出版的长篇小说有《生死海关》、《城市蜿蜒》、小说集《触摸黑夜》、中篇小说《幸福生活》等。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生死海关》首印1万册，三个月内加印了两次，在广州图书批发市场创造了日批发3000册的记录。该书多次被盗版，2003年10月，不法书商将该书更名为《天之云地之雾》，冠以作家出版社和张成功之名，盗印了5万册投放市场。虽然很无奈，但也很安慰。可见老那的书，还是十分畅销的。

海子是老那的师兄，也就比老那早几年毕业，因为诗歌因为疾病或许也因为别的什么，年纪轻轻卧轨于山海关的铁路上。海子为诗界屹立起一块丰碑，前年还非常意外的获得鲁迅文学奖。那一年的诗歌大奖授予两个人，一个是活着但



神志有点问题的郭路生，那位在1968年创作了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和《相信未来》的诗人，他的诗超越了一个黑暗时代而成了光明的旗帜。30年后，他在北京昌平福利院里获得诗界的最高殊荣。他那被称为风中绝唱的诗歌，至今仍然是中国诗坛的翘楚之作，我以为诺贝尔有眼，似应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郭路生；另一个人就是海子。这个在死后才获得声名也使许多人获得更多名声的年轻诗人，想必对老那和老那那一代学人有深刻的影响。特别是老那，作为校友学长，老那对海子的迷恋想必不会是浅尝辄止。他把海子那首流传甚广但是质朴非常的诗《面朝大海》，作为自己长篇小说的题目，同时把这首诗作为小说的终场式。这种蕴蓄绝非偶然也非冲动，一定是老那的刻意安排或水到渠成的降临。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/喂马，劈柴，周游世界/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……”这种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，这种生活从祖先那儿开始，延续了几千年，却又被人们遗忘忽略了几千年。总是以为征战、扩张、封疆、屯垦，总是以为功名、利禄、光宗、耀祖，才是人生的至境，追逐着贪婪，渴望着权贵，以至于到了生命终点，才恍然大悟：人生最终的家园，还在那最庸常的生活里。

老那是否已经觉悟到了这一点？至少，在他的小说中透出了一些哲思。

这部《面朝大海》贯通着海子的这种思想和精神。在一种貌似无为的状态里，叙说着人生最平朴最实在也最淡泊的一种生存状态，一种充溢着平淡生活的小小涟漪，像蚂蚁一般咬噬着你的心，痒痒的，痛痛的，无伤大雅却煽动着一种无言的想望，这想望像微风下的炭火一般，渐渐灼热，终于化作一场灵与肉的欲望。但即使如此，欲望也还是温婉的，没有你死我活的争夺与撕咬，小人物之间的小小悲欢，连接着生活中庄严的一端，在一种诙谐的略带幽然的气氛中，渐渐地漫漶成一种焦虑。“我”从学校毕业落入芸芸众生之中，从三百元一月的小餐馆跑堂到学校到海关……生活在一点一点地展示着延展着它的辐射，“我”也从一个不更事的青年慢慢地被改造成一个机关油子。在各种人事关系中熟练地圆滑地游走，在各类女性之间穿梭，享受着性与欲乃至友情的欢娱和惘然。灰色的生活本就是一种最平常的生活，“我”在这种生活中充分地扩张着、收缩着同时发展着。最终，“找到我们以前坐过的那块礁石可不容易，世易时移，很多场景变了”。人忽然盼望回到原点，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海子的箴言仿佛在小说终结时暗示着一种新的开始，这种开始原本就存在于每一个人初始的脚步声中。只因污浊的人间世，喧嚣的市声遮蔽了这圣洁的初始。

老那的小说，严格说是一种“生活流”，从内容到形式，都经由生活流向主宰着。由许多结实而密集的细节与场景，而不是由庞大的事件和情节营构而成。他有点细碎，十分细密地编织着、诉说着“我”的种种经历。我在每一个生活时空中的体味与历练，哪怕是经历过体验过的每一个女人的每一个隐密的部分，他都不放过，绘声绘色予以描述，但却不张扬也不夸张，努力保持一种平静的了无心事的铺排。就此而言，老那是细致又细腻的。细节及对细节的渲染，成为老那小说“生活流”的一种色彩与气氛。离开了这些气色，老那的生活就没了元气，小说就没了鲜活，没了魅力。

没有了中心事件，没有了大波澜，把小说还原为生活状态，还原为生命的初始和庸常的安排，这是老那的艺术追求。他的叙述有一种追诉的意味，一种似水流年的怆然，一种欲说还休的犹豫，一种难以克制的流泻。读者只好用心去读，耐心地等待着老那的结束。而这一切，久久不来。老那期望给读者的，正是这种阅读期待。

自然，不会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老那的小说，这种期望不切实际。但是，那种在浓淡不一的小资气氛中，闯入一种混混，一种无赖，一种不讲道理的蛮野，不也是一种另类的刺激吗？我知道，有些人尤为喜欢这一点。

老那的生活经历是丰富多彩的。南腔北调的生活和八面来风的阅历，对于写作者而言，是太宝贵的天赐。老那目下要梳理的，是如何把他密集的生活素材做理性的淡化然后再度激活。努力在生活流的作品形式中，逸出一种清新飘然的活气来，使小说更具一种甘醇。

老那在寻找大海，而大海正在向他涌来，因为他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
老那嘱我为他的小说作序，说一点感想，是为序。

郭小东

2003年11月26日·广州

目 录

第一章 1

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，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，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，在歌里唱，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，就算有，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。对此我感到欣慰，也感到悲哀。

第二章 7

师傅是个可爱的女人，如果她愿意嫁给我，我立马就跟她去办手续，尽管她比我大几岁，这可能会贻人口实。问题是师傅一直对我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，此前她的笑也不明朗，害得我惶惑、疲惫，老做噩梦，梦里给汽车撞死。因为我老把汽车当做师傅来拥抱。

第三章 17

那天我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，走到两只脚发软我才回家。到家门口就发现洪玫和石留坐在门口的竹床上看小说。她们一人拿一本书，背靠背坐着，两双光脚丫白花花的正在门口的石板上抹来抹去。石留穿了套白底蓝花的连衣裙，有点旧，看上去像是洪玫穿过的。

第四章 25

我们每天都要去海边坐。坐在那儿不可能尽谈理想，总得来点现实。孤男寡女一现实起来感觉就很复杂，但总的感觉应该是幸福和快乐。问题是我没有这种感觉，我的感觉是痛苦、惶恐和不安，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了。我和石留中间有个结，这个结叫洪玫。

第五章 43

我没好气地说，让人等是一件快乐的事啊。周怡说，你以为我愿意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地方老塞车。我在车上难受死了，那司机一股臭咸猪肉味，真恶心。我说，别向我表白你对别的男人没兴趣，我是你老师，你白费劲。

第六章 53

马羚穿了件吊带裙，上身是件蓝恤衫。那裙子我不喜欢，尽管颜色还不错，远看像一枝紫萝兰。我觉得女人就该穿连衣裙，或者套裙，总之别把男人的带子、裤子搞到身上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看着不舒服。

第七章 66

从这天起，马羚养成了偷袭我的习惯。她每天晨运完了，就躲在我宿舍的某个位置，趁我不注意时向我发动突然袭击。她有时徒手，有时拿家伙，至于拿不拿家伙，以及拿什么家伙要看她的心情。

第八章 78

下楼梯的时候，周怡突然把手搭在我肩上，说，大佬哇，咱做一回伯乐吧，你假冒一回千里马。我说，吗意思？周怡说，让李达当组长，我睡不着觉哇，不如你来当？我笑着说，你说真的呀？这主意是不错，你做得了主吗？周怡说，试试嘛，不试怎么知道？

第九章 95

我放下电话，发现周怡正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，一脸诡秘的笑容。这丫头喜欢搞突然袭击，她几个突然袭击就把李达搞得落荒而逃，如今换上我了，她还是狗改不了吃屎，三天两头跑来吓唬我。

第十章 117

朱镇突走到我身边，悄声说，胡汉林要提了啊，刚搞了民意测验。我一听大喜过望，这老东西要是提了副厅，我这辈子就有指望了。他妈的，我突然对升官发财起了瘾了。

第十一章 148

这两个女人竟然打成了一片，真让我出乎意料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们早在学校就相逢一笑泯恩仇了。毕业时军伐想把周怡发配到山区。石留不答应，她后来成了周怡的班主任，觉得这个学生很无辜。也就是说，石留是一时糊涂，她心里清醒得很呢。

第十二章 173

马羚对我跟洪玫打成了一片很有些意见。她说，你那个前情人有些不地道呢。我说，何以见得？马羚说，第六感告诉我，她不是个好人，你得当心点。洪玫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，但我相信她不会害我。所以她要是害我，我就没救了。

第十三章 197

我觉得气氛有些沉闷，想找点话说，想了半天，问了石留一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石留突然坐直了，怔怔地看着我，说，打算什么？我叹了口气，说，你个人的事呀，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吧，现在你又到了东平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
第十四章 220

我看着怀里的马羚，她脸上还挂着笑意，幸福安详地睡着。我突然起了股怜香惜玉的心思，忍不住用手在她脸上轻轻抚摸。我们在一起会幸福吗？

第十五章 242

周怡走到我面前，突然从身后拿了束花出来，说，祝你们新婚



幸福，白头到老。周怡笑了笑，接着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刚从青藏高原下来，来迟了，请多包涵。看到马羚笑了，周怡向她伸出手，说，我是江摄的学生，祝福你。

第十六章 270

石留说，老杨叫我明天把检查交给他。我说，对不起，让你代我受过。石留说，没事，你不用低下头，我有今天，全要拜你所赐。我抬起头来，看着她的脸，努力想看清她说这句话的表情。石留的脸仍一如既往地平静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。

第 1 章

CHAPTER. ONE

面朝大海

【一】

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，天正下着雨，雨不大，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，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，害得我看不见东西，差点给汽车撞死。开车的说，你找死啊！另一个开车的说，活得不耐烦了！我咒骂恶毒的天气，我说狗日的天气，狗日的南州，狗日的开车的。然后我顺着墙根走，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。

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。上个月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，刚下火车，碰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北京姑娘，她见到我们就说，都跑来北京干什么？北京有什么好玩的！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。我对广场上的盲流嘟囔着，在家好好呆着，都出来干什么？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盲流，我刚来南州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盲流。

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，在排队买车票时，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。我特别烦周围的人。石留去车站送我，陪着我排队买票，我连她也烦上了，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，就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，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。那人无端挨

了一脚，很愕然，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，还骂了我一句。我自知理亏，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，也只好认了。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，心疼了，看到我无声地受着，她火了，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。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，拎起包走开了。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，我忍不住开怀大笑，看到我笑，石留也笑了。坐在火车上，我从窗口伸出手，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。她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睫毛竖得直直的。她读中学时，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。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，粗看像涂了眼影，细看又没涂，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。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，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，南州我没去过，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，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，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，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，千万不要冲动。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，注意身体，千万不要生病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。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州，并生活至今，就冲着这句话，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。

火车照例要晚点。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，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，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。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，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，逐个旅客查票，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。出站的旅客也很安分，很守纪律，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，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，自觉形成一排，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，我由此悟出，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

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，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。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，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。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，我也走这个侧门。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，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。后来海关搬走了，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，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。这看起来是件好事，实际上是件坏事，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，吃我，喝我，睡我的地铺。完了就跟我玩失踪。经得多了，我就对我的同学、乡里、朋友多了个心眼，再有人打电话来，我就打哈哈，通完了话，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，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。

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，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。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，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，就我沾同学的晦气。当然石留不同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，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，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，还有一颗爱我的心。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，我在站台上等你。可是守门的两个保

安很不给我面子，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，就是不让我进去。其中一个保安说，海关？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，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，我也看，看到椅子上写着“海关—2”。他拍拍屁股，走到闸门边，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，车上写着“海关—3”。海关搬走了，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，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。我对保安说，我跟朋友约好了，在站台等她，你不让我进去，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。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。我说不是编故事，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，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，老等不来，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。保安说，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。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，大概是学院派的，我很难说服他。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。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，他说五百。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，人工八百，你让我进去。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，我说还是保安。保安笑了，他笑着说，你拿我寻开心哪！我要是答应你，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？我心想真邪门了，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，水平一个比一个高。

我终于接到石留了。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，而是在闸口堵到她。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儿往前走，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。

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，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，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，在歌里唱，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，就算有，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。对此我感到欣慰，也感到悲哀。

【二】

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。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，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，价钱也贵不了多少，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。

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，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。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，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，我朋友姓怀，店主是潮州人，普通话讲不好，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，没话说。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，想发火终于又没发。我朋友说开个价。我听到这话很不自在，这话怎么就像做人肉生意似的。店主说三百五。

这店主很不地道。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，警察叔叔一走，他就改

口说人工三百，嫌少就走人。我知道他想赶我走，我偏赖着。我说三百就三百，心想别说三百，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，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。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，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像收垃圾似的。我去找店老板辞工，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，他说，本店的规矩，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，你没交押金，我就不扣了，不过人工就得拿。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，就像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。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，再说找也找不着，我把片警的呼机号码丢了。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，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。他说，有事CALL我。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，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“扩”到人，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。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，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。我对店老板说，再见，我还会来看你。我这话不咸不淡，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，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。

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。小姐说有，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。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，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。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，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。用湿纸巾擦了脸，喝着茶，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。她说，南州人真多。这是她到南州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。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，她说哥。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，那时我读大一，她想认我做哥，我偏不要她做妹，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。

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，问，先生小姐要吃什么？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，一个桑拿虾，一个清蒸边鱼，一个炒沙虫，一个水煮菜心，一个纸包骨。石留说够了，吃不了。部长也说够吃了。

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，对我说，对不起先生，没有沙虫，沙虫下班了。我说沙虫也下班啊。部长赶紧解释说，对不起，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。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，那就不吃沙虫了。

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，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，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，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。贝克小姐说，要喝酒吗？先生小姐。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，这酒不错，十块钱一支，要不要先生小姐？我说不要先生小姐，要青岛。贝克小姐说，青岛下班了。我说那就来支喜力，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。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，那就来贝克小姐吧。我把酒杯满上，又替石留斟酒，我说为了南州，干杯。刚干完杯，部长又来了，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。果然部长又说对不

起，纸包骨没了。我对部长说，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，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，如果下班了，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。

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，她笑着说，先生，我看了你半天了，一直想笑，我们叫了个象牙蚌，也是半天上不来，让给你算了。这小姐很面善，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，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，说谢谢啦！我实在饿坏了。

吃着象牙蚌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，刚进门，同事就惊叫起来，哇！象拔蚌特价，十五块钱一斤。我一看，跟着念出声，象牙蚌特价，十五元一斤。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，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，就像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，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，是哪个村的？

部长迟迟没有回来。我又叫了两个饭，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。我拿眼四处睃巡，发现贝克小姐已经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。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，正用拖把拖地。女部长还是不出来，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，问我们还加不加菜，我说不用加菜，把没上的菜上来就行了。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，说，我去厨房催一催。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，厨房的人早下班了，厨房门都锁了。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，我比他还熟悉地形。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，他说，对不起，这两个菜取消了。我不愠不火地说，谁替我取消了，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？他招架不住，只好如实说，厨房的人下班了。我说，不着急，我等他们来上班。

我替石留倒满茶，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，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。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在我们周围团团转。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，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？没人睬我，大家都苦着脸。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，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，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哈欠。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，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，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。又过了五分钟左右，男部长走了过来。由于刚才过于激动，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，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。我知道他要讲什么，我就等这句话呢。男部长说，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，两位用完饭请自便，招待不周，敬请谅解。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走出酒店，石留埋怨我太刻薄，得理不饶人。我说，这一课是为你上的，你现在是在南州，不是在武汉，以后多学着点。

【三】

我带石留去见校长。校长大名程应瑜，是个面色阴沉的人，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，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。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，估计谁都受不了。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，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，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，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。后来他对我说，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。婉拒吧，不礼貌，留下来呢，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。校长就批评我，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。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，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，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，这叫物尽其用嘛。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，吃了一 year 也没吃完。

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，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，我是店里的常客，店主是潮州人，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，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，反而经常宰我。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，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，但回头算账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，说是涨价了。对此我毫无办法，我明知他在骗我，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，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，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，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。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。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。我对校长说，今年熟荔枝，荔枝又脆又甜，水分特多，你和阿姨多吃点。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，不要拎东西。我说不拎东西，就拎点荔枝。

校长是个和善的人，很少发火，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。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，校长走了过来，问我干什么，我说溜达。他对我说石留不错，问我几时办手续。我说不上，还只是朋友，她看不上我呢。校长说这是什么话，打老远的调过来，我可是看你的面子，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。我说难讲，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。校长说，越来越不像话，待会儿来我办公室。

第 2 章 CHAPTER TWO

面朝大海

【一】

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。这句话有两层意思，一是大家对我不好，不把我当人待；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。我现在是人民教师，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，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。我除了学历高，长得也比较高外，几乎没有什么优点。缺点倒是特别多，譬如表达很差，五音不全，中气不足，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。听我讲课，不听还清楚，越听越糊涂。所以我一上课，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。尽管如此，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，一周安排八天。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。我从不讳言，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，当然是被迫的。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，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，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。说白了就是看小说，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。那时校长不叫校长，叫处长。我找处长报到，处长说，来了好来了好。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，老同志姓赵，叫老赵。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，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，毛孔之间还有连线，纵横交